

# 齐长城下我的家

□庞继光

小时候我常跟着叔叔,从博山老家到莱芜青石关一带的山上玩。说是玩,总有一半时间是去挖药回来卖钱,以补家用。秋天的山上长满了远志,那些开着紫色、白色碎花的药草,在满山的草丛里很显眼。叔叔告诉我远志是一种安神益智、化痰、消肿的中药。那时候我父亲在外地工作,常年不回家,家里只有叔叔是个整劳力。

奶奶的娘家就在莱芜齐长城下的一个小山村里。我和叔叔爬到那一段齐长城上就能看见那个遥远的村子。绿树遮掩下的村落,透露出几个错落的房顶。遥遥望去,一条纤细的羊肠小道弯弯曲曲从村子里延伸出来。站在齐长城上眺望,阳光下,那条小路就像一条白色项链,在大山的怀抱里,那么灿烂,那么绚丽。

叔叔指着山下的村子对我说:看到那草屋顶了吗?那就是俺姥娘家!

我问叔叔:你姥娘,我叫她啥?

你叫老姥娘啊!想去吗?有空我带着你到俺姥娘家去玩!

那个时候,我就会站在齐长城上朝四面张望。南面是莱芜,北面是博山,东西就是望不尽的连绵大山,博山

和莱芜就是被这些大山隔开了。

有一次,叔叔真就带我来到了莱芜齐长城山下的老姥娘家。其实那时候,老姥娘早就死了,家里只有我叔叔的几个表妹、表叔、表婶子和几个像我一般大的孩子。

他们一见到我和叔叔,就说:你看,咱家来外国客了!说着就把藏在家里的核桃、花生拿出来让我们吃。那时候我还小,贪吃。我一边吃一边问叔叔:他们怎么说咱俩是外国客?叔叔就笑着说:可不是,这要在两千五百多年前,咱俩还真就是外国人呢。要知道,博山是齐国的地盘,咱是从齐国来的客啊,咱现在已经从齐国来到了鲁国!一家人就哈哈大笑起来。

从那时我才知道,博山和莱芜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属于齐国、鲁国两个国家,只不过博山和莱芜这两个地方都处在国界上而已,两国的边界就是山上那条蜿蜒曲折的齐长城。

家在齐长城下,逐渐对齐长城有了更深的认知。每逢假期,总爱爬到有齐长城的山上,或青石关一带,或锦阳关一带,或黄石关一带,沿着齐长城走走。

抚摸着一段齐长城,我可以看见齐鲁大地上的山川是那么广博,也可以看到齐长城下美丽的家园。齐长城没有秦长城那么伟岸,尽管齐长城全是就地取材,利用石头、石板

垒起来的,但是它却是一条比秦长城还要早三四百年的长城,它西起黄河之滨的长清县孝里镇广里村东北500米处的“岭子头”,东至青岛黄岛东于家河村东北,全长618公里,建筑在泰山山脉的分水岭之上,成为山东大地的脊梁,齐鲁文化的代表,是中国现存最古老、保存最完整的长城。抚摸着这样一段齐长城,你就会感到生活在它的脚下是多么的自豪,因为你是齐鲁大地的子民。

后来参加工作,我有幸来到了莱芜。家在齐长城下,就更加喜欢上了齐长城,就知道了莱芜境内的齐长城西起莱城区大王庄镇芭麻峪村的东山,经大王庄镇、雪野镇、茶业口镇、和庄乡,最后从和庄乡平州村出境,共跨越20多个山头、35个村庄,全长60多公里。

每次回老家路过青石关,总有一种历史的沉重感和悲戚感涌入心头。记得上世纪60年代,我们家乡因为自然灾害而吃不上饭。叔叔那时已经辍学,他不得不从博山城买一些煤炭和陶瓷窑货,用独轮车推着翻越陡峭险峻的青石关。齐长城下,他和我再也没有爬山观景的情致,心里只想着赶快走到莱芜境内去换回一些粮食,再回到家里让一家人吃顿饱饭。那个时候,莱芜工商业相对比较落后,但是粮食却比博山富裕。叔叔曾多次给我讲过那些事情,许多莱芜人

也是这样,他们也是翻越青石关那条山路到博山来讨生活,以贫乏的物质换取粮食,度过那场吃不饱的灾难。

两千五百多年来,齐长城从历史的沧桑岁月中走过来,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地表文物,它见证了多少代帝王的兴衰,它承载过无数金戈铁马、刀光剑影、杀声震天、血染疆场、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。走近它,你就会近距离地认知这一段凝固的历史。当你面对齐长城的时候,你就会感到历史在穿越,一种齐鲁文化的互相激荡与融合在撞击着自己的胸怀。你会为齐鲁大地今天的繁荣与昌盛而自豪,你会为齐鲁大地的文明与传承而骄傲。自古齐国富民强兵成霸业,鲁国道德文章甲天下。那种齐鲁大地尽朝晖的感觉,那种“齐鲁青未了”的感慨便会油然而生。

如今富庶的齐鲁大地更是旧貌换新颜,高歌唱和谐。如今再登高望远,站在齐长城上,你会看到东西南北条条高速公路穿越莱芜大地,济青、莱明、日东、泰莱、博莱等高速公路贯穿莱芜大地,从东到西,从南到北,再也不是过去那个样子,一个小时到济南、两个小时看大海已是很正常的路途。

我的家在齐长城下变得越来越好,人们再也不会因为吃不饱肚子而过青石关去讨饥荒了。齐长城下是我家,齐长城下永远是我精神的家园和生活的家园!

在自然界中,茶是能够向人们提供物质、精神、文化营养的植物。与其他植物不同,树叶脱离了枝干,并不是死亡,而是获得了新生,在滚烫的沸水里更加生机勃勃,姿态万千。

莱芜就是一座被茶香熏染的城市。这是莱芜不被认识的一面。茶对于莱芜人来说,是和睦,是温暖,是安定,是家的感觉。在莱芜,无论是市井,还是乡野,待客也罢,居家自用也罢,茶一定是必备的,如同米缸里的米一样,如同水缸的水一样,一天也不可缺少。

在我的印象里,齐鲁老干烘是莱芜人生活的一部分,一年四季,家

## 一片树叶和一座城市

□张玉山

家家户户的方桌上一定摆放着一壶六盅油亮的茶具,从田里劳作回来,抓一把老干烘闷在茶壶里,不久,满屋的茶香扑鼻而来,茶水醇如豆油,橙红如脂,几碗茶水下肚,一天的劳乏忧烦尽皆散去。齐鲁老干烘性情中和,解渴消食,无论在春暖、夏湿、秋燥还是冬寒,一杯在手,妙不可言。

莱芜不单单消费茶叶,也是著名的茶叶产地。每年500吨的产量,行销40个国家和地区,让莱芜这座小城随着茶水的馨香,随着一片片树叶的流转声名远扬。种茶、做茶、卖茶,成就了莱芜人一条通往四海、雄视八荒的经济链,那么,茶艺、茶礼、茶俗,又是一条和谐通达开启智慧的文化链,把经济和文化链接在一起的就是莱芜特有的茶品——齐鲁老干烘茶。

齐鲁老干烘茶叶大梗长,茶性温和,汤色橙红,香气浓艳,甘醇悠长,具有败火解渴、理气活血、明目醒脑、健胃消食的功效。地理纬度决定了茶的命运,不同的炒制方法又赋予了茶奇异的秉性和蕴含。“大抵烘焙候香气,鼎中笼上炉火红”说的是齐鲁老干烘独特的烘焙工艺。从采摘、杀青、闷黄、干燥、揉捻、摇青、风选、碳焙一路下来,不胜其烦,百揉千捻,千挑万选,才有了齐鲁老干烘茶的香醇、绵厚、氤氲不绝的生活气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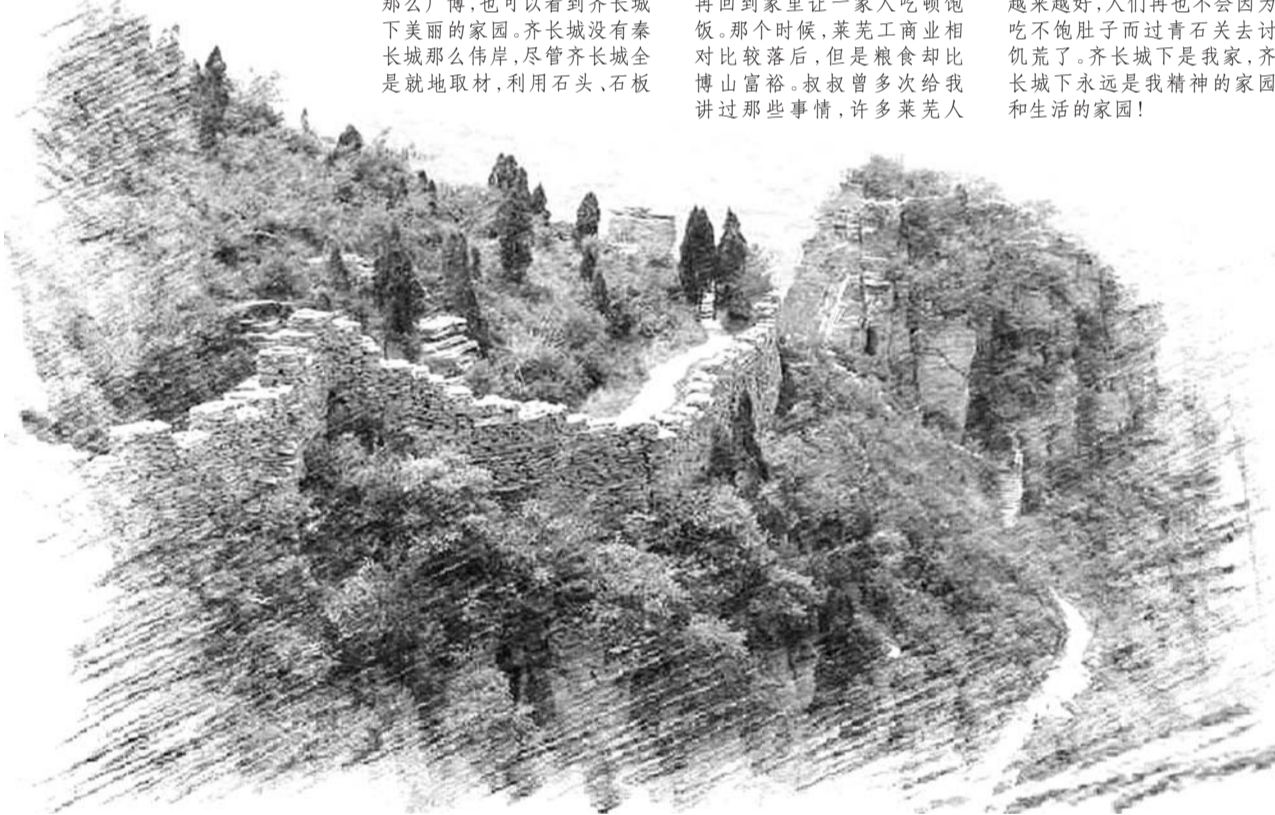
干烘茶的烘焙工艺成熟于清乾隆年间,它的原产地是安徽霍山六安一带,六安的瓜片茶天下闻名,同样,霍山的干烘茶也不让丝毫。清道光三年,莱芜人吕静安将产于安徽霍山干烘茶的制作工艺引入莱芜。干烘茶百回千转由皖入鲁,在莱芜悄然停下了它的脚步,很快落地生根,并且得以光大,成为“南茶北引”的成功范例。

莱芜老干烘是祖传的技艺,几百年来烘焙的炉火似断似续,经久不息,历代子孙后辈一边耕读,一边专注茶艺、茶文化研究。莱芜老干烘的第三代传人吕延华克勤克俭,亦农亦茶亦商,不但在种植、生产、销售上勤道精行,还开设了“福明苑”茶馆,让南北过往的客商免费饮茶,传递了他的善行和旷达。

莱芜老干烘的文化精髓,其实就是莱芜人的真性情,执着而坚定,朴实而醇厚。吕氏家族在一片树叶上做文章,坚守而专注,精勤而痴狂,把一片树叶做成家大业,把一片树叶做成了城市名片,因此说,吕氏祖辈不仅仅是创业者,也是成功的精神布道者和文化传递者。

吕守祥继承了祖辈流传下来的“杀青、闷黄、干燥、揉捻”的传统工艺,敢于突破创新,在原料采集上,他选取剔芽去梗的成熟叶片,增加了独特的摇青、风选、碳焙工艺,使干烘茶呈现出更佳的风味,汤色更加浓郁醇厚,“莱芜老干烘”因此更名“齐鲁老干烘”。齐鲁老干烘在短短几年时间,把一盏盏茶香、心香奉到世人面前。

一片树叶成就一个人,一片树叶同样成就一座城市。一片美丽的树叶和一座美丽的城市比肩生长,吕守祥的梦就是和莱芜一起长大的,城市长大了,茶株的根系扎得更深更长。



莱芜境内的齐长城。

## 醉在野人谷

□庆伟

一个夏日的午后,我们驱车去莱芜一个叫“野人谷”的地方。

阳光如丝如缕地洒落在我们热情洋溢的脸上。远离喧嚣的闹市,放松疲惫的心情,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着,湿漉漉的风带着青草味儿扑面而来。

明镜似的湖泊镶嵌在青翠欲滴的环山中,梦幻般的水中摇曳着如诗如歌的倒影,把湖水染成了晶莹剔透的碧绿,一朵要远去的白云,缓缓地在空中流动。“天光云影共徘徊”,不是仙境,胜似仙境。

酒家驾了小舟,载我们徜徉在湖上,轻轻的摇橹声还是惊碎了一湖清澈的梦。我不禁把手伸到水中,感觉这丝般般凝滑的温柔,心境也如水洗般变得空灵澄静。

一片荷塘映入眼帘,不知不觉间“误入藕花深处”,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亭亭玉

立,更给这碧绿的湖水增添了灵性。掬一捧湖水洒到荷叶上,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水珍珠七彩纷呈,置身在“水面清圆风举荷”的绝妙佳景中,醉了人,醉了心。

登上湖边的一座小山,原来那泓碧水的源头来自山后。山缝之间的细瀑不时地溅在我们脸上,带来一路的清凉。摘一朵野花戴在发梢,撒一路欢歌笑语在山涧。沿着狭窄弯曲的山路拾级而上,听着林中不知名的鸟鸣,谁也无法抵御这心灵与自然碰撞的震撼。

“不觉碧山暮,秋云暗几重”,当落日映红晚霞的时候,湖水如一面魔镜,幻化出五彩缤纷的神奇光彩。碧泱泱的湖面像撒了一把碎金子,波光粼粼,流光溢彩。湖上的山笼罩着一层青色的薄雾,偶有归巢的鸟儿掠过湖面,悠然自得地享受着黄昏。

如果我是画家,我一定

会挥毫泼墨,只是不知道我的灵感会不会被这湖光山色、水袖云裳所扰乱;如果我是个诗人,我一定会赋诗一首的,只是不知道穷尽我脑子里所有的词汇能不能把水光潋滟、天水一色所描绘。是呀,这大自然神奇的造化,靠一支笔、一首诗怎么能描绘得了呢?

青山碧水洗濯着人们的灵魂,心中的欲望和杂念都会淡然隐去,一种对山川的原始恋情,对碧水的无比神驰,会不期而然地被呼唤出来。我们仿佛完成了一次灵魂的洗礼,人生的涅槃,生命的回归。

“野人谷”的夜色静谧的如一曲低吟浅唱的小夜曲,温柔的似一个风情万种的情人。一轮明月静悄悄地挂上天幕,抬头一轮月,低头一轮月,天上的月水中的月浑然一体,我们仿佛也成了月宫里曼舒广袖的嫦娥。

只是我们不再有嫦娥的寂寞。夜风徐徐,临水而坐,斟一碗酒家自酿的米酒,那轮圆月的月亮也跳入我们的碗中。葡萄美酒夜光杯,真有点“酒不醉人人自醉”了。酒过三巡,不知道是谁带头唱起了歌,我们心潮澎湃地几乎唱遍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革命歌曲,像狂放不羁的山野人一样引吭长啸,引来临桌一阵阵的喝彩声。我在想,躲在山后边的“野人”听了,一定会发出“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”的疑问吧?

这里为什么叫野人谷,没有人告诉我,也无从考证。也许这是羽化成仙的美景吸引着野人的驻足,也许是这山色空濛最能寄托现代人超凡脱俗的情思吧。

哦,野人谷,那纤尘不染的清澈和灵秀曾使我如痴如醉,那似真似梦的朦胧与缥缈总让我魂牵梦绕。